



进入农历 12 月，旧年就接近了尾声，一年最后的夜晚在等着。



旧岁书香千重锦

林颐/文

进入农历 12 月，旧年就接近了尾声，一年最后的夜晚在等着。我们习惯说寂静的夜，其实现代化的文明，寂静已然非常奢侈，隔着墙，邻居的电视机声依稀可闻。

中年有危机，焦虑时常占据着我。夏天时，小腿被蚊子叮了一口，留了一个圆圆的疤，比周围的肌肤暗了一层，起初的衰老就是这样开始的吧。肌体的复原能力在衰退，悄然的，留下一个个痕迹。

读美国小说家保罗·奥斯特

的《4321》，里面的主角是四个弗格森，他们是同一

体，生活在四个平行空间。这是一场立体主义的文学游戏，碎裂，解析，重组。蝴蝶拍动翅膀，一个弗格森死去，一个弗格森存活，上帝之手轻轻拨弄，作家就是他们的上帝。我们不满意现状之时，或许都闪过类似重生这样虚妄的念头。有时候，现实着实也让我分不清，是否活在 楚门的世界，被谁操控，被谁围观？

读刘天昭的小说《无中生有》，这种感觉格外强烈。我们参加同学聚会，坐在一起会讲什么呢？无非就是，我在这个工作如何如何，我老公如何如何，我们读书那会儿如何如何。如果是亲戚聚会，无非也就是，谁家的孩子争气，月薪多少多少，那个谁谁离婚了二婚了又生娃了。刘天昭用对话复刻对话里的人物的经历。由于叙事者的既定视角，回忆框定的事件是主观的，这一点过于鲜明，反而让我生出抵触感。普通人的生活有多大程度建立在别人的眼里、别人的讲述里？很多时候，我们就是依据别人的经验，以为事情就是那样的，生活就是那样



冬夜。

的。然而，事实呢？

从前不怎么读诗。最近越来越爱别致的小诗册。读叶美的《塞王史》，我看见一颗努力生长的智齿，异位萌出，逼迫你，正视 她 的存在。原来身处温暖湿润椰岛的诗人，现下却是一名居无定所的北漂，在迥然相异的艰难气候里，一次次书写女性的敏感与锋利。不经磨难，诗的种子就很难发芽，诗人都喜欢折腾自己。

读保罗·策兰的《罌粟花》，发表于1945年的这部作品是诗谏，应了诗人1970年的投河自溺。1920年，策兰出生在布科维纳（今罗马尼亚境内）。

普里莫·莱维曾说，经历民族劫难而幸存的人往往有着羞耻感，认为自己背叛或窃取了族人的生存机会。而策兰写道，在这心之齿/咬亮的王冠领地/那里永远是我们的床。另一部，《暗蚀》，策兰的遗作，撰于巴黎圣安娜精神病院或出院后的居所。在怎样的情境里，策兰落笔这些诗章？精神的永夜，穿越，能有几回。而且/出乎一切期待/和传说，一个声部/半明半暗，人的一生/就为瞬间的永恒而固定下来。

我的日子总是相似的，一天接着一天，每天都在读书。这是一种永恒，一种固定，一

种抗衡时间的武器。从1月到12月，去年陆续购了近1300本书，加上出版社邀约、朋友赠送的200余册，经年累积，家里囤粮 层叠如山。常有人问，这么多，看得完吗？不应。张岱说，人无癖不可与之交。书籍之于我，并不仅仅在于读。它们在那儿，当我想到谁，谁就在那儿，伸手便可触及。这固然是一种贪心占有，获得的满足感却是其他的所有不能提供的。

谁人真清心寡欲，谁人真有大智慧？大哲除外，凡俗如我，愿深陷这欲望的沟壑。它们是我抵御风尘的墙。

本报记者 庞辉斌摄

舌尖上的异乡

读《鱼翅与花椒》

王睿/文

《舌尖上的中国》的导演陈晓卿说：扶霞·邓洛普是他认识的所有外国人中，非常了解中国烹饪的一位。这位果敢的英国姑娘出于对美食的热爱，1992年作为留学生在中国初来乍到，恰好被安置在天府之国、美食无数的四川成都。当她走出被称为 熊猫楼 的留学生宿舍时，便开始了中国美食地图解码之旅，也将她的留学生活、对中国文化的偏见和理解、对人生目标的思考和重新定位，以这样一座美食之都作为承载，写成了一本《鱼翅与花椒》。

书名虽然是《鱼翅与花椒》，其实谈的不仅是天价菜与川菜。昂贵的食材和复杂的香料反倒是对中餐的一孔之见，扶霞的这本书超越固有的西方想象，以亲身经验与人文观察入手，从美食的角度掀开中西方理解差异的一角。融入、放胆、不怀偏见，这是扶霞能够经食物了解中国的奥秘。她走过荒凉豪放的甘肃，也下过烟花旖旎的扬州，山南水北千里穿行，她自然要比只待在一线城市里的温室老外们更懂中国。在饮食中，她延展着交际，延展着对中式伦理道德、中式生态环保，乃至中式生死观的不断思考。反过来，阅读扶霞的纪实，我们也躬身自省：到底口腹之欲的上限与下限何在？养殖与放生的界定标准如何？如果我们真如传统文化里所云，努力达成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万物的心，那是不是在烈火烹油中，也能够与清苦的素食者达成某种共识？俗话说，民以食为天，扶霞用自己二十多年的努力融入中国的美食，那么其实她就已经融入

了中国的这片天。以烹饪为切口，进一步对中国文化有更广阔的探知，扶霞可以在书中游刃有余地引用庖丁解牛的古文典故，用吕不韦的《吕氏春秋·本位篇》中，厨子伊尹对于火候的解读来佐证自己，亦可以理解先贤用 治大国若烹小鲜 这类调味烹煮来类比治国的艺术。渐渐的，从一个绿眼睛外星人，摇身变成用麻婆豆腐证明自己技艺的川菜厨师。因为美食，她多了一种和中国人打交道的方式，且更加简洁明了、色香味俱全。在书里，扶霞用了这样一个比喻：我的人生也在改变。我在挖掘潜在的创造力、在交很棒的朋友，像一条蛇一样慢慢蜕皮。的确，扶霞在游走中国以后已经变成强大的八岐大蛇了。

杯盏锅碗之间，俱是人生。最有趣的是从外国人的视角亲历中国改革开放最迅猛的十多年，城市被改造，有特色的老楼老巷被拆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的高楼。对扶霞笔下这二十多年来的中国，我十分感同身受。审美是个大问题，我不禁发问：为什么外国人在书中屡屡赞美中国古老的城市文化时，我们却 身在此山之中，识不得庐山真面目？

人间烟火、异国食客，既猎奇幽默，又温暖感动。四川人的热情和英国人的冷静、川蜀大地的美食与不列颠饮食的寡淡竟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。但穿插几句敏感的历史画外音，已成老外写中国拉拢读者的不二偏方。市井巷尾的生活，城市愁韵的描写最是动人。

美食家不能只顾自己的嘴饕，也应当写出诱人的文字饕饕读者，日子苦闷处处洗脑，让我们还能保持未尝未至的期待

